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十編

歷史小說

髯判客傳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戊申年四月十日印刷
戊申年五月三月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十六日再版發行

(髯刺客傳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著原著者 英國科南達利

作譯述者 閩侯縣魏易

發行人 上海棋盤街中市

印刷人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全書三十一冊種

痛 史

布套二函
定價三元

各書皆從私家鈔本錄出。詳記明末清初遺聞軼事。從前並無印本。洵爲三百年來之祕書。前此出版後。購者雲集。不久即罄。現重行付印。業已出版。茲將目錄列下。

分 冊 出 售 價 目 如 下

福王登極實錄	角半	乙酉紀事	一角
哭廟記略	一角	江上孤忠錄	一角
酈北閘大獄記略	一角	啟禎記聞錄	六角
莊氏史案	一角	海上見聞錄	二角半
研堂見聞雜記	三角	蜀記	一角
思文大記	六角	鹿樵紀聞	六角
弘光實錄鈔	四角	隆武遺事	一角
淮城紀事	一角	客演述	角半
崇禎長編	四角	守鄖紀略	角半
浙東紀略	角半	國變難臣鈔	一角

序

作者之傳刺客。非傳刺客也。狀拿破侖之驕也。吾譯恨綺愁羅記。亦此君手筆。乃曲寫魯意。十四蹇恣專橫之狀。較諸明之武宗。世宗爲烈。茲傳之敘拿破侖軼事。驕乃更甚。至面樞近大臣。及疆場師武而宣淫焉。而其所言所行。又皆拿破侖本紀所弗載。或且遺事傳聞人口。作者摭拾成爲專書。用以播拿破侖之穢迹。未可知也。顧英人之不直於拿破侖。囚其身。死其人。仍以爲未足。且於其身後。挈舉毛細。譏嘲播弄。用快其意。平心而論。拿破侖之喜功。蔑視與國。怨毒入人亦深。固有是舉。惟其大業之猝戢戰功之奇偉。合歐亞英雄。實無出其右。文人雖肆其雌黃之口。竟不能令之弗傳。然則此書之譯。不幾贅耶。曰非贅。漢武亦一時雄主。而私家之紀載。亦有與本紀相牴牾者。此書殆爲拿破侖之外傳。其以髯刺客名篇。蓋恐質言拿破侖遺事。無以饜觀者之目。標目髯客。則微覺刺眼。譯者亦不能不自承爲狡猾也。一笑。

戊申年花朝畏廬居士林紓敘於京師春覺齋

聶刺客傳

英國科南達利著

閩縣林 紆
仁和魏 易全譯

第一章

魯意特拉瓦耳曰。余舅氏所寄余書。余已讀之數徧。幾能成誦矣。今日舟中復出舅氏之書讀之。乃同新觀。書由法國寄至英倫。硯忒郡阿什福德村格里曼逆旅。卽余今所寄者。居停主人威廉。在英法之間。爲漏私事。此書卽由威廉寄余。書曰。吾親愛之外甥魯意知之。爾父捐館。吾甥已爲孤露之人。若父與若舅之微嫌。當可冰釋。方民變時。若父黨王。余則淪於民黨。及民黨勢盛。若父不能自容。遂出犇於外。於是若父所享之格魯斯堡。遂入吾手。余亦知此節。吾甥之心。必未能忘其祖父之先業。惟爾業歸我。褒納克氏。尙非外人。產固在也。爾母之兄。旣爲堡主。汝倘歸來。則阿舅決不能驅汝於外。且尙有一事。汝當知我屬心民黨。正以時局日變。非我一人所能挽。

回拿破侖之雄力。匪人能搖。第事既至此。余亦但能屈居其下。諺云。人處狼羣。當效狼嗥。余今處其肘下。行事頗愜其心。故恩禮亦頗隆至。即妄有所求。定或見許。拿破侖駐兵蒲龍。去吾堡不及數里之遠。果爾能來。吾爲若薦引。則王或釋爾父之前恠。但念若舅微勲。或釋然於爾。爾名固在黨籍。然余力尙能除爾之名。爾可放懷就我。舅氏褒納克拜手。顧書雖如是。而封皮所書。則又不類。信之兩角均有火漆。不加印章。但以指頭印作羅紋。而書角則又作英文曰。勿來。匆匆中似另一手書。不知爲男女手迹也。余讀之甚異。不能釋。詎此二字卽吾舅書耶。書成而宗旨復變。泥我行耶。果有是者。何如勿寄此書。詎另有其人。警我勿往。惟書皆法文。此獨英文。其又何說。或書至英倫。始有人增此二字。且火漆嚴密。未展書詞。何由知舅氏之招余歸國。余執書凝想。久不能得。因極力追摹。余舅之生平。先君子者。法國故家也。當時論婚。但問德容。不論門地。自母氏來歸後。吾父初未有鄙薄之言。輕母家世。吾舅身爲律師。父則甚輕其人。舅當時曲盡卑諂之容。待王黨勢衰。則日加凌轢。且慫恿小民與吾

家爲難。致余不能自存於祖國。羈旅英倫。後此復黨附羅伯斯比爾。助煽威虐。匪所不爲。因之羅伯斯比爾遂罄吾堡所有。並堡以賜吾舅。及羅伯氏敗。則又結歡於巴拉。及法國紛亂如麻。舅恆以狡獪之術。終保其賜莊。今觀來書。則又自進於新皇之側。惟新皇聰明。胡以能信此嶮暴之人。知人之難。又非吾之所料矣。讀吾書者。當知余舅爲吾父所輕鄙之人。胡爲一紙書來。余卽應之如響。余今老矣。周歷世故久。不妨爲衆言之。蓋吾少時。不審世故。尤不知尊王二字。爲何物。故於國家無復感情。然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事。則又深印腦中。無復遺忘。以余身膺巨變。似從洪爐中煅煉而出。故不卽忘。且少小卽逃外國。覺世局之變。以新代舊。爲世常理。幾於忘我夙仇。於是觀法國新政。似於前此慘戮無辜。已略有間。且視爲常勝之國。雖列國競攻。而拿破侖特一舉手揚足之勞。已皆挫衄而去。顧仍弗止。時有侵掠之事。遂聞祖國時下詔徵兵。以此之故。余頗懷歸志。較之吾舅之書勸駕爲尤切。蓋余之屬心祖國。匪伊朝夕。惟先君在時。余乃未敢少露其旨。先君曾隨康德親王百戰於外。力張王

室。余苟一發。是言將斥爲無父無君之舉。動今先君既捐館舍。則吾身胡久不歸。吾釣遊之所。況同時充配之人。特舒色耳之女。尤勁尼爲余之妻。成婚已三十年。而當時歸國之誠。固與余同。尤勁尼言。吾岳氏爲民黨所窘。其辱乃較吾家十倍。彼尙弗憶。吾又何憶。余但覺拿破侖每獲一勝。則吾父及岳彼此對泣。而吾及尤勁尼聞法國克捷。則相與跳舞爲樂。吾家窗外綠陰萬疊。余及尤勁尼每於黃昏以後。駢坐於此。深談吾二人宗旨。既同。因之訢合。無間。較恆人爲親。余每告尤勁尼。將來必爲祖國立絕大之勲業。而尤勁尼則極力鼓動余志。迨先君見背。吾二人用夙計歸朝。無復間沮。顧此一節外。尙有宜歸者。蓋余所居英國阿什福德村。幾於不復更容。英人初待法國逃人。甚加禮。凡歸國者。恆戀別不忍去。雖然。英人固長厚。而僉王亦復非鮮。至於阿什福德村中。惡少亦復麻起。與余爲難。村中有年少曰德列。儻蕩好事。每遇法人。必加挪揄。彼果凌貶吾政府者。尙有可言。顧乃賤我法人如芻狗。於是法國流人一遇此輩。皆僞爲聾聵。一日見辱爲余所。萬不能堪。乃圖與之進命。時爲下午。

余在格里曼咖啡室中。同輩可數人。正坐談間。而德列闖然而至。洪醉無藝。一見余輩。卽肆口作狎蝶語。且詈。且以目視余輩。忽爾至余前。以手拊背曰。麥歇特拉瓦耳。我有杯酒。汝能飲耶。此酒蓋爲我蘇利孫將軍右臂而飲。吾將軍右臂足以擊爾法國立。碎。余曰。能。惟我有酒。尙須奉酬。汝能飲者。吾亦敬受。此酒德列曰。可。余乃擎杯與之。少觸立飲而盡。飲已。德列曰。麥歇吾今飲若酒矣。余曰。試滿爾杯。迨酒滿。余曰。此酒余爲法國砲彈而飲。此彈能斷大將軍右臂足賀也。余言未已。德列竟傾此酒於余頂。余責其背約。請與決鬪。一點鐘後。決鬪議立。余一槍洞其肩井。是日歸面尤勁尼。尤勁尼用樹葉編爲花圈加余頂。以旌余能。能爲法國雪恥也。幸此事不爲官中所聞。不至於對簿。然余亦不復居此矣。故余舅書至。雖懷疑慮。亦不能不行。且思舅氏允我請之於皇帝。卽歸。或且自脫於罪。正凝思間。忽有人以掌拊余背。其人船主也。言曰。先生當下舢舨矣。余出亡久。固忘其故家之氣概。惟自重之心。尙存。覺船主之來非禮。卽以手峻拒之曰。去岸尙遠。何爲下此舢舨。船主曰。聽客所爲。惟吾船

決不能近岸。客果不下小艘者。則當游涉而過。余怒言曰。吾予資夥。胡見待如是之劣。自計船資。蓋出予三代珍藏之金表買而得錢。所來非易。今蒙辱至此。直出意外矣。顧余雖與辨。船主初不一答。言曰。此錢何復名夥。呼船人曰。及姆。汝下吾帆。且拋錨。無聽客喋喋。謂余曰。先生下舢舨者。卽在此時。不爾。吾船將歸英國矣。若更進一碼者。吾決不行。風信旣惡。沙礁復多。吾船決不犯險而進。余曰。風信弗佳者。尙何言。足下胡不預告。船主曰。不行者。吾尙何術趣汝。在法亦但有一行耳。語時乾笑。余怒絕。幾欲毆之。顧遇此等人。初無可較。卽揮之以刃。而彼徒手。亦足以見勝。尙憶香福侯爵曾告余曰。當日逃亡。至於色登。與一鄉人起衅。鄉人抵之以拳。門牙立墜。余今日苦憶是言。但有搖首歎息。疾下舢舨。余旣下。則行裝一小束立擲而下。諸君試思。吾爲特拉瓦耳。裔孫而行。裝僅此一束。餘可知矣。余旣登舢舨。兩水手盪槳。舟疾行而向岸。以天氣卜之。晚來當颶。斜日爲黑雲所翳。雲隙日脚下垂。作深紅色。海面旣非平靜。波濤上下。舟至簸蕩。二水手時時仰面向天。或迴頭望岸。余心頗愚。舟未抵

岸而風潮已生。此時天已垂黑。覺岸上燈光兩簇。余問水手。此何光也。其一人言曰。此爲蒲龍南爲意塔伯耳。余聞此二名。心躍躍然。動以少時。曾常至蒲龍浴於海。瀕牽余父之裾。行每遇漁家。均脫冠爲禮。余頗異之。若意塔伯耳者。則余盡室逃。遯時在此登舟之地。是日倉皇出走。居民爭以卵石擲余。家人吾母之膝爲石所傷。此二處均余少時所經心之處。今乃區區見此兩簇燈光。殊無聊賴也。且此兩形勝中。曠然似有平沙一片。去海十餘英里。吾舊堡在焉。此堡在腦門威廉未到英國之先。吾祖已蕃其族氏於此堡。自小舟張目凝望。甚欲望堡中塔尖。船人見余凝望。卽曰。先生此間甚荒涼。可悲似先生一流人物。吾載之登岸。匪復一次。余曰。余爲何等人。汝亦知之耶。船人笑曰。事不屬我。天下固有數種人。所操業以不言爲佳。余曰。汝將以我爲非義黨徒耶。船人曰。先生固自言之矣。可以勿問。余曰。實告汝。吾實非其徒。船人曰。然則先生非逃人耶。余曰。否。船人乃停槳諦視不瞬。言曰。然則先生非波尼破拿之偵人。偵我英國者耶。余曰。胡爲見待以此。余言時。船人媿聳。言曰。實冒

命姓簡言
之曰波尼

昧開罪先生多矣。果先生爲波尼偵人者。我決不聽先生登陸。其一人曰。我固以波尼爲善類。以彼待我船人至優渥。有禮衷。余聞言殊異。蓋英種上自朝廷。下及萌隸。無一不恨拿破侖。乃斯人獨否。何也。已而此一人自述已事。余始恍然。其人曰。吾輩窮人。每用咖啡及糖運至法境。轉以法產之綢。及白蘭地酒運而至英。此區區之生機。卽出波尼之賜。在禮當謝其人。余聞言。知拿破侖之大陸節度。雖明知有私販之人。僞爲不審。以局勢使然。峻法亦無復能抵矣。此時水手右手蕩槳。左手向海灘指曰。波尼卽在是間也。讀吾書者。處承平之世。萬不能如余。今日聞波尼二字之心。動不自己也。須知拿破侖之名。入吾耳者。不過十年。此十年中。以武階論。亦能自步兵躋曹長耳。乃拿破侖竟以平民竊據。非常爲皇帝斯亦奇矣。前一月有人尙問拿破侖爲何等人。逾一月而波奈巴大兵及意大利矣。其中幾奴亞微臬司諸小國。一觸其鋒。竟同瓦解。凡馬上健兒。帷中謀士。知勇均爲之困。一瞥眼間。卽已轉旆東征。俄頃之間。道拿破侖征服埃及矣。歎聲未已。而拿破侖遄歸奧國。第二次隕軍殺將矣。

行軍之速。疾如風。雨。竟與消。息。同。來。凡。所。經。過。之。地。卽。有。新。立。之。國。度。前。人。輒。員。爲。之。擴。廓。無。復。疆。域。之。限。若。噤。噤。也。瑞。士。也。沙。伏。已。也。威。國。非。其。國。但。於。地。圖。僅。存。其。名。而。已。而。法。國。如。張。其。獠。牙。逢。人。而。齧。恣。其。吞。噬。不。已。法。人。偉。拿。破。命。之。功。竟。於。歐。隊。中。取。不。髻。之。壯。士。擁。其。爲。王。矣。若。民。黨。者。力。碎。王。室。拿。破。命。立。又。復。碎。此。民。黨。若。余。者。逃。人。耳。但。見。拿。破。命。之。行。師。有。類。梭。之。織。布。去。來。無。復。已。時。每。聞。拿。破。命。之。名。其。下。卽。綴。以。戰。績。自。余。耳。中。聞。之。幾。謂。波。尼。者。直。出。乎。人。類。之。外。此。時。一。聞。其。聲。卽。昂。首。望。此。如。天。之。偉。人。今。日。其。人。已。死。其。功。已。殫。而。余。一。振。其。名。尙。戚。戚。而。懼。此。又。非。諸。公。讀。吾。書。者。之。能。同。日。而。語。也。此。時。岸。上。北。嚮。處。有。小。海。灘。突。出。水。上。其。名。吾。亦。久。忘。之。矣。其。先。斜。陽。倒。射。與。他。處。一。無。所。別。及。陽。光。旣。沒。覺。灘。上。耿耿。直。射。紅。光。如。鐵。刃。之。新。出。於。鑪。以。刀。尖。直。嚮。英。倫。者。余。問。船。人。曰。此。耿耿。者。何。光。耶。船。人。曰。吾。不。言。耶。此。爲。波。尼。之。兵。卽。波。尼。亦。屯。其。內。光。氣。卽。鑒。中。火。也。自。是。及。沃。斯。香。如。是。大。兵。可。十。餘。處。此。小。波。尼。者。可。云。膽。巨。彼。更。龍。槍。舌。刺。孫。將。軍。眼。瞽。者。或。可。濟。也。余。

曰。鄒利孫將軍何由知拿破命。必欲渡海侵英。船人迴首面英倫曰。汝試觀之。余亦回首見海波低昂。中有微光。或現或隱。船人卽曰。此水師偵波尼者也。本日之事。海灘之火。波上之光。余時時思及英法二國夙仇。不審數百年或能解與否耶。余乃不審此二國相持。後來誰爲勝負。法國者如孤零之人。乃與彌甥孔多之英國爲難。指地果法國敗者。甯非漸滅都盡。若英國敗者。尙有無數陪京存彼。語言寶其殘史。兩兩兩兩相較。似英優也。時光愈黑。海灘不可辨認。余舟乃愈近。而浪花之觸海岸。亦微微覺其聲響。浪花起處。作白沫。余卽黑中卻望見之。正凝望間。有舟自灘上出。正向吾舟而來。水手驚曰。此巨舟也。其一名別而粹曰。吾事敗矣。卽納其物事於靴簞中。顧此舟一來。卽易嚮而駛。狀似畏我。打槳者可八人。其行至迅。此兩船人自拭其額汗言曰。此中人貿易較我未云高也。其一人曰。我一見此舟。卽以最好之菸納之隱處。蓋我於法國獄中曾一寄寓。今不願復入矣。別而趣蕩槳垂至矣。一分鐘後。余聞船底有磨擦聲。船抵岸矣。船人先擲余囊。余旋登陸。其一人力推其舟下水。躍而

登之。此時西嚮紅光已盡。黑雲彌空。余目送歸舟。而海風忽來。濺沫直及余面。雷聲隆隆起於雲半。嗟夫。余魯意特拉瓦耳。在一千八百零五年春。重至法國。登法岸矣。去國十三年。爲年已二十有一。吾祖父爲法國累朝碩輔。乃見待涼薄。至於不可以狀。匪特弗錄。前勲且驅同流亡籍。沒吾產。然余於此時悉皆弗憶。登時卽伏於岸上。親此斥鹵之土。謂吾身已到家山矣。

第二章

余禮已而起。第一事卽以錢囊納之貼肉之處。以余剛出錢以賜船人。余初意以爲所餘但十金鎊。法當予以一先零。迨旣發。則羞澀不可出手。遂剖其家產十分之一予之。旣藏予囊。卽獨步沙灘。思後來之幹略。時衣單腹餒。風扇海沫入眼。受齷而痛。然自念此爲祖國。法皇當不仇我方寸略安。顧今夕又安處者。余舊堡去此尙十英里。俄頃不可即達。果用此而前。在時必半夜始屆。余旣面目憔悴。衣服污垢。胡足以謁我十三年未面之舅氏。矧吾又自重。以禮自坊。一閉目間。似卽見彼奴厮胡盧笑。

我今茲且不能往姑尋一宿。明日往面可也。讀吾書者必問余胡以不至蒲龍及伊淪伯耳。竟取旅舍須知。余果能公然歸國者亦不至於黑夜登陸矣。蓋余之姓名尙掛囚籍。以吾父輔王最烈。忠概凜然。故余族氏爲盡人所覺。今須問我舅氏。此名曾列赦書否。若徑至繁夥之區。則直無異自投於網罟。且法人知我當日逃人。盡蔽英國。今自英國來者悉在可疑之列。在律當囚。余思必直趨內地。或得馬廐。或得村居。且住一宵。勿爲邏者所得。時風力益肆。撲人如虎。更望海上洞黑如漆。但有潮頭白沫。微微射眼。更視來舟已不之見。引目內望一帶。似皆培塿。及稍近則知非阜直草積蓬蓬然。余負行篋。竄荆棘而入。思及所歷之苦。覺手僵衣濕。一無較尙思。後此發迹之時。當令我裔孫述先祖自英遄歸。歷如許苦况。必且傳以爲嗚嚙之資。余行次覺沙磧孔多。亂草無窮。及旣出險。則又覺所歷之險爲佳妙。前路所見一派沮洳。白日尙不易行。矧乃夜中渡。此先以爲泥汙滑履耳。已而竟沒吾髀。每行一步必拔足於深泥之中。艱苦蓋萬狀矣。余心中悔頗欲仍回沙磧爲地較燥。惟行次莫辨所

嚮亦不知歸路在於何許耳中所聞四嚮皆波濤聲又不辨其爲陸爲海夙聞人言觀星可以辨路余不審天文而天色沈黑又無星可辨計惟前趣聽命之死生然愈行愈深轉自歎不應歸今殞命矣嗟夫余魯意特拉瓦耳氏千鈞一髮但有貌躬卽草草了於是間耶行可數英里或深或淺不一而足終不得陸地忽見一物余心乃愈慄以土磧之上有山花一撮則余於一句鐘前曾經其地詎所行處復歸舊處耶欲辨認其處則出火石照之余之足印赫然存也果重複彎環經舊地矣乃仰天太息然一舉首希冀之念轉生時雲隙中忽漏月光光中似有鴈行作人式其飛甚迅乃非鴈野鳬也所飛之嚮卽余所趨之嚮余在英倫聞人言鳬遇迅風其飛必向內地思鳬所趨地必不近水可以循迹而往於是挺身趨直徑而往可一句鐘隱約中見微光矣光氣一現似是中卽爲我食宿及苟全性命之地卽趣步向光而行果爲漁家者余必更出一金錢予之雖疑我想旣得金當不峻卻而行時中心復疑如是荒寒之區何由結團焦於此且愈近光線而沮洳愈甚偶卽月光中辨此小屋則四